

解禁禁天

破译大小非解禁中的获利密码

股市低迷价廉时的投资，往往会在日后获取丰厚回报；而泡沫泛滥时的投资，往往带来的是长期的惨痛损失。

财神的红袍

◎ 著

北京出版社

财神的红袍
◎ 著

解卦 未来 未来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禁 / 财神的红袍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200 - 07571 - 7

I. 解… II. 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5753 号

解 禁

JIEJIN

财神的红袍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6 印张 27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7571 - 7

I · 1032 定价: 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引 子

已经有了些许白发的梅逸之，正出神地望着眼前那已有些陈旧的老板台上的电脑。

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这几年的事就像放电影一般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从一个小科员变为操盘手，现在拥有亿万身价，想来恍若隔世……对于白丽，他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当年……可惜的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会再回到从前了。也许，他应该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把自己这么多年的投资经历和心得记录下来，为后来者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启迪作用。

梅逸之从思绪中回过神儿来。电脑上正显示着一只股票的走势，起伏不断的K线图中不正是包含了人生的失落与亢奋吗？小小一只股票的走势，每次的峰顶谷底，都是一段故事的演绎，对于每一个市场的参与者而言，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感受。股改、大小非解禁，甚至是他国的次贷危机，都被深深地镌刻记录在这曲线图中。那根根红色K线，带来的是阳光般的激情和温暖，而那根根绿色K线，则形同一把把刺刀一般，“刀刀带血”。

自从进入了潮涌集团后，梅逸之几乎没停止过增持的步伐。他把二级市场上抄底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市场恐慌股价创出新低时，他就出手购入一些，股价出现反弹时，他就暂时停止买入的步伐。虽然这种不停的增持，仍然无法阻挡其他股东手中成本极其低廉的解禁限售股的不断减持抛售。

随着潮涌集团大部分限售股的流通，对于本来持股比例就不大的大股东而言，上市企业面临着随时被收购的可能。无论是产业资本的兼并收购，还是资本玩家的恶意收购，一旦“狼”来了，再度在二级市场上增持股份争夺控制权的成本就会很高很高。虽然不断的增持一度使梅逸之增持

部分的市值不断缩水，但这种未雨绸缪的增持，洞察先机的梅逸之一直在坚持着。

作为财务投资人的小非，利润就是一切，他们并不需要多考虑一份社会责任。但对于已介入实业的梅逸之而言，在解禁股被市场认为是洪水猛兽之时，在国家不断出台扩大内需政策的背景下，他从中嗅出了低成本进入实业的巨大商机。一次又一次抓住了资本市场巨大机遇的他，这次能否在暂时无法看清未来环境的多方博弈中再次胜出呢？

股票，这个让人既爱又恨的东西，既能把人瞬间带入“天堂”，也能把人瞬间带入“炼狱”。

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梅逸之，大学时学的是历史专业，由于专业冷门，所以毕业后没有马上找到工作。还是他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把他硬塞到了一家收入不错的事业单位里吃“皇粮”。那个时候，在事业单位工作找媳妇还比较容易，由于铁饭碗的概念深入人心，所以外表并不出众的他，竟然也通过父母面上的熟人介绍，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早早地结了婚。

毕业后，梅逸之并没有走过多少坎坷路，一切都在颇有些门路的父亲的帮助下，工作、娶妻等都很顺利。他的妻子白丽是一名幼教，比梅逸之小上几岁。

白丽是个活泼好动的人，喜欢追逐潮流，喜欢玩。两个人的性格其实是格格不入的。梅逸之性格沉静，不爱动，业余时间就喜欢捧着一本书一看就是很久，用常人的眼光来看，他也就是一个书呆子。但白丽的父母还是比较喜欢梅逸之的，因为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像梅逸之这样老实顾家的男人越来越少，从不涉足娱乐场所的他，在岳父母眼里，是一个安全感特强的女婿。

但随着社会浮躁气氛的充斥，先富起来的家庭越来越多，使白丽对梅逸之的看法在逐渐改变。人老实，就是没能力的代名词。整天窝在家里，

接触面太狭窄，梅逸之也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他的工作单位虽然是事业单位，可他既没一官半职，清汤光水的工作性质，也没有什么大包小包的礼品和“纪念品”可以不断捎回家。

白丽看着她同学越来越多地开上了车，住上了大房子。而自己家要车没车，房子还是个老的小户型，对梅逸之的不屑之情与日俱增。

梅逸之工作了几年，由于平时都上父母家刮，所以家里也积攒了些钱。白丽就不断怂恿梅逸之去炒股，还不断拿同学、朋友炒股赚多少多少的事例来刺激他。终于，一向不喜欢和数字打交道、看了报纸证券版就头痛而忙不迭一翻而过的梅逸之，也开始学人去炒股了。

对股票两眼一抹黑的梅逸之，倒是没有一开户就杀进去。开好了户存上了钱，他倒先发挥了一下小知识分子死啃书的优良传统，去书店买了一大堆的证券专业书抱回家先扫起盲来。

但白丽看别人今天赚多少、明天赚多少的，眼红得厉害，不断催促梅逸之买股票。梅逸之拗不过白丽，终于还是一知半解、糊里糊涂地杀进了股市。

千禧之年第一次开仓买股票，梅逸之还是偷偷从单位溜出来去营业部现场下单的。好不容易等到一台空着的电脑，但面对着不断变化的以红绿两色为区分涨跌的电脑屏幕，梅逸之却觉得根本无从下手，昨天想好了要买的那只股票，由于紧张怎么也想不起名字和交易代码来。

梅逸之有些恼怒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头，他的举动引起了正在边上一台电脑上紧张操作的人的注意。是一个女人，还很年轻的女人，虽然不算漂亮，但样子却很老练。“怎么了？买的股票跌了？”那女的主动和梅逸之搭腔道。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奇怪，怎么现在女孩都这么主动了？其实，只有在证券公司营业部里，在那种空气很混浊的交易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才是拉得很近的。这里没有冷漠可言，行情火暴了，大家都会一起欢呼；行情暴跌时，大家也会互相安慰，说些打气的话。

虽然证券公司营业部里以中老年人居多，但是每波大牛市，或者大的次级反弹行情，总会有些年轻的新生力量加入。每波牛市入市的年龄段都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以至于未来的牛市有所谓的小学生拿压岁钱炒股的搞笑新闻都大量冒出来了，又为“全民炒股”抹上了很戏剧性色彩的一笔。

“哦，我忘了该买什么股票了，真是该死。”梅逸之红着脸回答道，眼光却不敢与那女子接触。

“是新手吧？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第一次买股票。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买我这只股吧。我很看好它，有内部消息的。”那女子指着她面前那台有些陈旧的电脑道。

梅逸之这才凑过头去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但实在是想不起自己昨天选好的股票名字，也忘了拿张纸记下交易代码，如果今天不买股，回家肯定不好向白丽交代。终于，梅逸之像从未谈过恋爱的人去初次吻女孩子的嘴唇那样，心狂跳着按照那女子的指点，完成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股票交易。

确认指令发出后，梅逸之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心绪也稳定了下来，直到在那女子的帮助下，查询买单已经成交了的结果后，才嘘出长长的一口气对那女子道了谢。

由于是溜出来的，所以梅逸之和那女子打了声招呼后，就急着离开了证券公司营业部回单位。在单位的时候，梅逸之一改平时沉默寡言的性格，到处去和同事说话，以至于同事们对着他都有些犯傻，心里都在想，这小子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其实，这是梅逸之平复激动心情的一种方式罢了。

按惯例，梅逸之先回到父母家吃饭。一进门，就先打开了电视看那只股票的价格。当看见收盘价比买入价涨了几毛钱后梅逸之兴奋得跳了起来，倒是把正在准备饭菜的父母吓了一跳。

和白丽一起吃完晚饭回家后，梅逸之就迫不及待地把今天买股票已经赚了的消息告诉了白丽。白丽听了赚了钱，当然也眉开眼笑的，还夸了梅逸之几句。这是很久都没听到的赞扬之语，梅逸之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作为褒奖，晚上白丽显得很主动，这让一直在家吃瘪的梅逸之简直有些受宠若惊。平时有需求的时候，总是低三下四的，还经常遭到冷嘲热讽，再好的兴致都没了，今天总算是过了一把受她尊重的瘾，看来钱真是个好东西。

第二天一上班，单位领导突然派梅逸之去出差。饭碗要紧，虽然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股票，放心不下也得服从领导的安排。梅逸之回家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去了外地。虽然出差的时间连一个星期都不到，但梅逸之还是如坐针毡一般。幸好股市是全国性的，在出差的地方也能抽空去当地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看一下行情。那只股票果真很生猛，这几天一个劲地往上攻，等梅逸之回来后，差不多上涨了20%。

梅逸之回来时已是下午，连家都没顾得上回，下了火车带着行李就直

接去了营业部。找到了那女孩后，梅逸之的第一句话问的就是：“要不要把股票给卖了？”看梅逸之提着个行李包，胡子拉碴的，女孩微微一笑了一下道：“几天没见你了，上次你走得急，也没留个电话。我已经卖了，不过你要不要卖，我不好说。”

梅逸之连忙道：“卖、卖，当然卖。这次真要谢谢你了，我还没有卖过，你能帮我卖吗？”说完就打开了嵌入式委托交易的窗口，输入了证券账户的编码和密码。那女子倒也不推托，现价就把梅逸之的股票全给抛了。

才几天工夫，梅逸之的账户上就多了将近1万块钱，这对于没有任何外快的他来说，简直有些不敢相信了。梅逸之回过神儿来后，盛情邀请那女子晚上一起吃顿饭，那女孩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并自我介绍道：“我叫邹慧。”

梅逸之把自己的名字告诉邹慧后，就约好了晚上见面的地点。

梅逸之在感情方面很单纯，甚至可以说有点后知后觉。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个独来独往的性格，4年大学期间愣是没追过一个女生，见到漂亮的女生也顶多是个暗恋的状态。结了婚以后，也从没和女同事或其他女性单独外出过，今天突然邀请邹慧单独出来吃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目的一是要谢谢带领自己走向致富康庄大道的“小师傅”，第二嘛，当然是希望以后能跟着邹慧做，多听些消息捉一些大黑马，多赚些钱，堵堵白丽那喜欢攀比的唠叨嘴。

梅逸之临出门时，先给白丽打了个电话，说是晚上单位有聚餐不回父母那去吃了。然后就怀揣着藏在书里的三百大洋私房钱，去赴和邹慧的饭局。这点钱还是他平时省吃俭用抠下来准备买书的钱，问白丽伸手拿钱去请客吃饭，梅逸之做梦都没想过。白丽不但有着嫌贫爱富的性格，还很抠门儿。梅逸之每个月的工资都要上缴，拿到的零用钱每月才50元。好在他不一抽烟，二不好酒，每月雷打不动的50元，几乎都被他买了历史书看。就是这唯一的爱好，还经常被白丽挖苦嘲笑，说看那些历史书除了浪费钱，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书中可没“黄金屋”。每每此时，梅逸之都会想到那“头悬梁，锥刺股”，最终衣锦还乡的苏秦典故。

约会的地方是梅逸之单位经常去公款消费的饭馆。虽然规模不算大，菜却很可口。邹慧来的时候还是在证券公司营业部的那身打扮，粉黛未施，不过看起来很有活力。一顿饭吃下来后，两个人开始有些熟悉起来。邹慧还没结婚，男朋友是一家企业的销售人员，常年被安排在外地，难得

回来。邹慧中专毕业后上了几年班，但企业效益不好，学历上的关系，也使她没什么跳槽的机会。股市行情好时，她就索性辞了职出来炒股。邹慧家里的条件还不错，虽然炒股才几个月，却也赚了不少钱，父母也就不再去管她了。

席间，邹慧倚老卖老式地不断开导起梅逸之来，满口专业术语，听得梅逸之一愣一愣的，但就是没听懂，只能胡乱应付着，但心里却暗暗下了要多补充证券知识的决心。

梅逸之回家后，把在股市赚了将近1万块钱的光荣业绩迫不及待地告诉了白丽。白丽听到后，眉开眼笑地搂住梅逸之连亲了几下。

其实，梅逸之心中对这个漂亮的娇妻也是有愧的，如果再晚上几年相亲，那么，以他的条件，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如花似玉的老婆的。白丽在本市最好的一家幼儿园工作，即便在一群美丽的幼教里面，她的相貌都是数一数二的。对于这点，梅逸之很清楚。虽然梅逸之外表看起来有些呆呆的，但长期看历史书，没事喜欢瞎琢磨古代官场那套“厚黑”术的他，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洞察社会、洞察人性的非同一般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只积聚在体内，没有一个爆发点，没有一次激发的契机。

自从有了这次赢利之后，梅逸之开始对股票痴迷起来。要不怎么说无利不起早呢？他晚上不但看证券方面的书，还把以前在单位里看着就会头痛欲裂的证券方面内容的报纸都拿回家认真地研究起来，这对于一个喜欢纵横在前人故纸堆里的人来说，简直是个180度的大转弯。

但证券方面的东西，并非一朝一夕就能领悟得了。股市这个地方，充满着戏剧色彩，光有书本知识是绝对不够的。在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博弈场中，在钩心斗角的以搬别人口袋水平竞技的环境下，经验和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更显得至关重要。梅逸之现在最缺的并不是专业基础知识，而是缺少经验以及对市场投资大众心理的判断能力。这个时候的梅逸之，像一个没有携带武器就进入狼群的小绵羊，只

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由于上班不能经常溜出去炒股，梅逸之有时就拜托邹慧进行交易。可能闲着也是闲着，也可能是看梅逸之太呆鹅了，邹慧不知道怎么就答应了，还操作得颇为上心。梅逸之心里挺感激邹慧的，嘴里又说不出，就隔三差五地请邹慧吃饭或者照着白丽喜欢的小点心买些到营业厅去送给她。一来二往地，邹慧对这个“书呆子”的印象慢慢好了起来。尤其是和自己那看到美女就眼直的男友相比，梅逸之简直就不像个正常的男人。连说话的时候都基本上不敢去直视邹慧的眼睛，这样的男人，在女性特有的敏感下，很有安全感。

几个月下来，梅逸之不但与邹慧越来越熟识，账户上的资产也在不断地增加。白丽虽然爱钱，但花起钱来却并不是大手大脚的那种，虽然梅逸之炒股赚了一些钱，却从来没有要求过他去拿些出来痛快地消费过。梅逸之主动要去转些钱出来给白丽买些衣服和化妆品什么的，也都被白丽拒绝了，白丽还想翻更大的本，钱生钱，最终达到换套高级住宅的目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股市经过一轮大涨后，陷入了盘整市况，梅逸之对股票也开始逐渐熟悉起来。从表面上看，生活一步一步正向着小夫妻俩期望的那样前进着，但白丽却渐渐开始很晚才回家，甚至有几天一直到早上梅逸之出门上班时才回来。每次她总想些圆不了谎的理由出来。梅逸之心里也明白可能出了状况，可是他还是想法劝自己去相信白丽。毕竟，他们结婚才两年多的时间。最近在股市又颇有斩获，白丽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满啊。

这天，梅逸之正在单位上班，邹慧打电话过来，说是同学推荐了一只股票，有内部消息，问梅逸之要不要买点儿。想着前面邹慧给的消息都很准，梅逸之决定大胆一次，以前在同一只股票上最多只是投一半的钱，这次豪情壮志地让邹慧满仓买入。放下电话后，梅逸之想，如果这次赚得多，一定把利润拿些出来，陪白丽去逛逛街，让她好好高兴一下。

临下班的时候，梅逸之又接到了邹慧打来的电话。“晚上你没什么事的话到我家吃饭吧，我来做菜。你老婆大人那边没关系吧？”邹慧在电话那头带着笑。

“还是我请你到外面吃吧，这些天多亏你带着我炒股，应该我来请。还是上次那家饭馆怎么样？”

“就我们两个，外面吃太浪费了，吃不了。还是来我家吧，你下了班就直接过来，我把地址告诉你。”邹慧说了个地址后就说去买菜了。

下班后，梅逸之按着地址去找邹慧，路上顺便买了个果篮。邹慧住的小区是刚发售的，还没多少住户。梅逸之找到门牌号后，就按下了门铃。屋里传来了邹慧熟悉的应答声，她一边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开了门。把梅逸之让进屋后，梅逸之愣了一下，原来房间里没什么家具，也还没装修，就是放着一些简易桌椅的毛坯房。

“房子还没装修，这是我的婚房。我有空的时候会来开窗透透气，打扫打扫。不过烧饭做菜还是可以的。我男朋友回来时就住这里，他不是本地人。”邹慧见梅逸之一脸惊讶，就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不好意思，我本来还以为是你父母家呢。”梅逸之说的倒是实情，他压根儿就没想到邹慧会邀请他来这样一套空房里吃饭。

“你随便找张椅子坐吧，我马上就烧菜做饭。”邹慧用毛巾裹住湿发后就去淘米洗菜。厨房里倒还有个塑料的米缸，梅逸之估计邹慧的男友经常回来住。

现在已是初夏季节，房间里没装空调，唯一的一台电扇就放在客厅里。邹慧穿了件连衣裙在厨房里忙，裙摆很短，和超短裙差不多。

梅逸之不会做饭，平时做得最多的家务就是洗衣服、打扫房间，所以在客厅里傻坐着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也不是个会侃大山的人，两个人就这么一个忙着，一个坐着，气氛相对有些沉闷。

等邹慧把菜全部端上桌时，已是满头大汗。邹慧对着梅逸之笑了笑说：“烧菜我也是刚学的，做得不好，马虎着吃吧。”说完还去房间里找了瓶红酒。

菜的味道其实挺不错，梅逸之都尝了一下后只说了两个字“好吃”。邹慧托着个腮帮子看着梅逸之吃，这让梅逸之觉得挺别扭，他也停下了筷子，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放好。邹慧轻轻嘀咕了声“傻样”后，就举起杯子对梅逸之道：“预祝我们在今天进的这只股票上大赚特赚一笔，来，干一杯。”说完还没等梅逸之反应过来，就对着梅逸之面前的杯子碰了下，然后一下就把满满一杯红酒给喝尽了。

梅逸之也只得拿起酒杯一饮而尽。两个人话也不多，就坐在那儿你一杯我一杯地喝上了。没多久，就把那瓶红酒给解决了。吃完了饭，梅逸之觉得不好意思，就主动承担了洗碗的任务。

等洗好碗回到客厅时，就见邹慧靠在椅背上，脸上红扑扑的，显得分外娇艳可人。梅逸之一看，就知道她有些醉了。那一瓶酒邹慧喝了一大半，看她喝酒时的豪气，还以为酒量很大，现在酒劲上来了，才知道她原

来是不会喝酒的。

梅逸之去厨房找了块毛巾，然后用冷水浸湿拧干后，就跑到邹慧身边，把冷毛巾敷在她头上。邹慧“嗯”了一声后，一只手就握住了梅逸之的胳膊。手心很烫，握得也很用力，就像生怕梅逸之从身边逃走一样。

邹慧的裙子很短，斜靠在椅子上，两条丰满白皙的玉腿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梅逸之眼前，客厅里的气氛显得非常旖旎。

“我的身材和你老婆比怎么样？”邹慧声音很轻但很大胆地微闭着眼睛问梅逸之。梅逸之突然有一丝异样的感觉，有些气血上冲。邹慧虽然没有白丽那么娇丽，但身材却比有些瘦弱的白丽好，虽然以前在营业部时，感觉邹慧也属于那种娇小型的，但今天她穿了件刻意展露身材的裙子后，丰满健美的体型就展露无遗了。

梅逸之愣在那里有些进退两难，又不好意思甩脱邹慧的手。邹慧虽然有些醉意，见梅逸之没什么表示，就主动站起身来，紧紧地抱住梅逸之。梅逸之双手不敢去拥抱她，就只能让邹慧紧紧地搂着。

不知过了多久，邹慧慢慢冷静了下来，她轻轻推开梅逸之就去厨房里倒水喝。梅逸之只觉得背上冷飕飕的，原来已是汗水湿透了衬衣。

邹慧从厨房喝完水出来后，瞟了一眼梅逸之，就去里间换衣服。换好衣服出来后，就对梅逸之道：“我们一起走吧，我回爸妈那儿睡。”梅逸之巴不得早点离开，马上答应着去开门。

时过凌晨白丽才回家。梅逸之想了想，还是没有起床去问个究竟。一大早，他还特意起了个早下楼买了白丽喜欢吃的早点回来。不过20分钟的时间，她却已经走了。“把家当旅馆了！”梅逸之心中终于有了些许怒意。

到了单位，梅逸之由于白丽最近的反常行为而心绪不宁，科室主任问他话时他都没听进去，挨了好一顿臭骂。下午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梅逸之接起电话，就听那头邹慧很焦急地说：“哎呀，不好了，我们买的那只股票跌停了。虽然今天大盘也跌得比较厉害，但我们的这只股排在了跌幅榜前三名了。你要过来看看吗？”

“好的，我马上请假过来。”梅逸之挂好电话后，就请了半天调休假赶往证券公司营业厅。一路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营业部后，就见邹慧正在老地方低着头紧张地盯着电脑呢。

“邹慧，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什么利空消息啊？”梅逸之现在也会说些股市的专业术语了。

“没有啊，我刚打电话去问推荐我这只股票的朋友，她说没坏消息啊，可怎么就会跌停了昵？”邹慧说着，就拿手握住了梅逸之。梅逸之感觉邹慧的手心冰凉，看来她真的很紧张。

一直到收盘，这只股票都没有打开过跌停，在跌停位置上的卖单越来越大。邹慧失神地盯着电脑上那只已经收盘的股票，眼中分明有泪花在打转。梅逸之看了邹慧的表情后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硬拉着邹慧离开了证券公司。

3

梅逸之拉着邹慧出了证券公司后，就在附近找了个茶馆。

在一间小包厢里坐定后，邹慧仍是一脸忧郁的样子。梅逸之倒是没什么感觉，他一向对钱财看得比较淡，对钱也没什么概念，每个月基本上就没什么花销，拿到钱后立马上缴，二传手能当冠军，用钱那成绩，小组赛都进不了。

“今天跌了明天可能还会涨上去的，你别烦恼了，我去给你拿点吃的来。”梅逸之劝了邹慧几句后，就去大堂里端着碟子挑选食物。

这种以茶和点心为主的自助式茶馆，老板的刀一般磨得都不快。梅逸之四下打量了一下，这间茶馆布置得古色古香，临街的橱窗里摆放着不少茶馆主人精心收集来的旧物，配合着现代化的灯光设备，营造出一种很有古意的氛围。

茶馆共有两层，邹慧刚进来时，就选择了二楼位置最偏僻的雅间。雅间虽然都没有门，但有竹帘子可以放下来，帘子很密，从雅间外面经过的人是无法看清里面的。

梅逸之虽然有些木讷，但并不笨。邹慧对雅间位置的选择，梅逸之清楚她的用意，在股票暴跌的情况下，邹慧还这么心思缜密，梅逸之就在心里嘀咕，女人的心思怎么都这么细呢。

“来吃点东西吧，别再去想股票了，套住了就当是长期投资吧。”梅逸之端着装满点心的盘子，走进雅间对邹慧道。

“怎么会不想啊？我不但自己全部的钱都买了这只倒霉的股票，还把你拖了进来。你不会怪我吧。”邹慧眼里闪着泪光。

“哪能怪你呢？赚钱的时候就笑哈哈，亏了钱就怨天怨地的，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来，你不是喜欢吃鸭舌吗？尝尝这里的鸭舌味道如何？”梅逸之一边说着，一边夹了一个鸭舌放在邹慧面前的小碟子里。

“我同学她消息蛮灵通的，以前那几只股票推荐得都蛮准，可这只股……唉！刚才在营业部里，我们都称他为‘半仙’的一个老股民，看了这只股后，就说至少明天还有一个跌停呢。”邹慧愁眉不展道。

“跌就跌吧，反正钱也不急用。你别再去想它了，越想越自己吓自己。来，喝点茶吧。”梅逸之拿起茶壶给邹慧倒了一杯茶。

“嗯，明天再说吧，老天保佑明天别再这么大跌了。”邹慧说完，就开始吃起东西来。刚才不吃，一会儿的工夫却突然大口吃了起来，好像是要通过不断填胃来忘记股票暴跌的事一样。

茶馆里到了晚饭的时间，服务员就不断地送上来一些春卷、南瓜饼和馄饨等茶点，所以等从茶馆里出来时，两个人的肚子都快撑破了。茶馆是梅逸之拉邹慧去的，账却是邹慧结的，因为临结账时，梅逸之才发现身上只有几十块钱。本来就没零用钱的梅逸之这次糗大了，还好，邹慧没有和他计较这个。

劝邹慧时梅逸之表现得很大气，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时梅逸之自己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要是手里股票跌停的事让白丽知道了，一顿奚落嘲笑是免不了的，可能还会更加助长她不把家当成家的胆气。

好在这些天白丽连话都不怎么和梅逸之说，股票的事也不再问起。白丽这些天最大的变化就是人更漂亮了，家里也多出了不少华丽的衣服和高档化妆品。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梅逸之陪白丽出去逛街时白丽最流连忘返的东西。可是，梅逸之那点死工资，怎能满足得了白丽的欲望？每次外出逛街回来后，梅逸之见到白丽闷闷不乐的样子心里其实也不好受，也有自责没本事赚钱的时候。

第二天，梅逸之又请了假，出了家门后，就直接去了证券公司。一是为了在邹慧旁边，能劝劝她；二来当然也很关心自己的股票。梅逸之投在股市里的钱，也有白丽的一份，钱没给白丽痛快地花，还把她的钱也搭进去了，说不急是不可能的。

大盘又是大幅低开，他们买的这只股票，直接在跌停上开盘，一点都不含糊。邹慧轻轻地跺着脚，还不敢用力跺，怕周围的股友们笑。梅逸之

现在把股市的基本知识都弄懂了，他估算了一下，现在这个跌停的交易价，已经把他前些天的赢利全部抹掉，还亏掉了一点本金。之前赚的时候都只是买一部分的仓位，而这次却是全仓杀入。赚的是小头，亏的却是大头。

一个上午，这只股票就一直没打开跌停。中午休息的时候梅逸之买了两份盒饭，就和邹慧勉强下咽着。吃完饭，就坐在营业部里听那些中午都不回家的股友们侃走势。上午的时候，很多股票前赴后继地直奔跌停，这种“乱箭射杀”的态势，使周围股友们的脸色都很难看。在下午开市前的一个多小时里，大家为了行情是否已经出现转折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看好后市的仍然占了绝大多数。其实不看好也没办法，这么快速下跌，都没来得及逃出来，大伙当然希望这次下跌后能再涨上去。

梅逸之似懂非懂地听着大家谈论股市，感到既新鲜又陌生。有些东西听得懂，有些技术指标方面的术语就一知半解了，有些股市切口，就像听和尚念经一样，一句都无法理解。

邹慧毕竟是个女孩子，大家都在热烈讨论时她也不插嘴，就坐在那静静地听股友们的分析。其实她入市只比梅逸之早几个月，之前做股票都是听小道消息，听同学或同学的朋友们推荐来操作，对股市也是一知半解。就是买进卖出的手脚快些，和梅逸之都属于同一个级别上的菜鸟，是最容易被市场宰割的羔羊。

下午开盘后，股指惯性下沉，但半个小时后，指数就被一股大的买盘拉了起来，很多跌停的股票陆续被买盘打开了跌停。梅逸之他们的那只股票过了一會兒，也被几笔买单捅开了跌停。营业部里顿时又热闹了起来。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情绪激动地说道：“看，我说是正常回调吧，牛市怎么可能结束呢？机构又在大举买入了。”话还没说完，周围就是一片附和之声。

“我们的股票也涨上来了，这下你放心吧。”梅逸之看着手里那只股票的股价直线拉高的分时走势图对邹慧道。邹慧看看周围没人注意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脑屏幕呢，就偷偷握住了梅逸之的手。邹慧的手心里全是汗，梅逸之心中有些酸楚，就用力握了一下邹慧的手。

可惜好景不长，指数拉到一定位置时，就裹足不前了。反弹上去用了半小时，在反弹的位置上又上下绞杀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多空搏杀异常惨烈，分时成交量急剧放大。收市前半小时，多头终于抵挡不住空头的大肆卖压，败下阵来。尾市十几分钟，更是抛盘汹涌至极，一路把指数打

到最低点收盘。收市时，有近一半的股票处于跌停或接近跌停状态。梅逸之他们的那只股票，毫无悬念地又被牢牢封死在跌停板上。

有些男性股民骂骂咧咧地离开了营业部，而女性股民则大多愁眉不展或唉声叹气。邹慧失神地盯着盘面，一句话也不说。梅逸之好说歹说才把她劝离了营业部。

“我想喝酒，你帮我去买瓶酒吧。”邹慧低着头道。

梅逸之本想劝阻她，但看到邹慧那种表情还是默然答应了。梅逸之骑着那辆破坦克，带着邹慧去超市里买了瓶葡萄酒，又去熟食店买了些熟菜，这钱还是昨晚去父母家要的，梅逸之父母当然了解儿子的状况，他母亲一下就给了一千块钱。这次梅逸之没有推辞，总不能老是让邹慧掏腰包吧，已经丢过一次人了。

邹慧还是让梅逸之去她那婚房待上一会儿。一进屋，邹慧就迫不及待地找了个起子打开了瓶塞，然后杯子也不用，就仰头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

“慢点喝，这酒后劲不小，不能喝太快。”梅逸之边说边去夺邹慧手里的酒瓶。邹慧不肯把酒瓶交给梅逸之，用力挣扎了一下，淡红色的酒液就洒了一身。

“对不起了，我心情很糟，喝点酒就没事了。来，你也喝两口。”邹慧说完就把酒瓶递给了梅逸之，梅逸之见邹慧看着他，也只能应付着喝了两口。

“你要喝就坐下来慢慢喝，这里还有些熟菜，一边吃菜一边喝，胃好受些。”梅逸之说完就把熟菜的袋子解开，拿了个鸡腿送到邹慧的手边。

两个人默默地喝着酒，谁也没说话，时间仿佛过得很慢很慢。

“晚上别回家了，在这陪我好吗？”邹慧有些醉意地对梅逸之道。

“这不好吧。再陪你一会儿可以的，不过等会儿还得回去。”梅逸之面露难色道。

“我就是喜欢你这点。以前我交的那些男朋友，有的初次见面就动手动脚的，还不是被我的身材所吸引？男人我算是看透了，不过你是个例外，我有时怀疑你是不是柳下惠再世呢。”邹慧借着酒意，话说得很直白。

不过，梅逸之并没有生气，见邹慧那件雪白的短袖衬衣上都是淡红色的酒渍，而且酒味也很浓，就转移话题道：“要不，你先找件替换的衣服穿穿，我帮你把这件衣服给洗了？”

邹慧低头看了一眼，“嗯”了一声就动手解扣子。梅逸之就后悔自己

多嘴了，只能别过头去。只听邹慧“哧”地笑了一声后道：“不是要帮我洗吗？不回头怎么拿？”梅逸之只能把头转过一些，接过衬衣就去了浴室。

浴室里没有洗衣机，倒是有塑料盆，梅逸之就放了水开始帮邹慧洗衬衣。白丽的所有衣服都是梅逸之洗的，虽然他不会下厨烹饪，但做其他家务却是把好手。

梅逸之正弯着腰在漂洗衣服，邹慧也跟了过来，站在梅逸之身后看他洗。梅逸之回身望了一眼，见邹慧只穿了件胸衣，两只手交叉着正看着他，不由脸一红。邹慧的双峰白皙而高耸，撑破胸衣似的呼之欲出，梅逸之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忙转回头继续洗衣服。

“给，这上面也有些酒渍了，一块帮我洗了吧。”梅逸之这回连头都不敢回了，只能接过邹慧递过来的东西放入盆中洗起来，是胸衣。

“我头有些晕，先回房躺会儿。你洗好了晾阳台上好了，那里有衣架。”邹慧说完就转身出了浴室。梅逸之答应了一声后，就继续后悔莫及地摇了摇头接着洗起来。

衣服洗好后，梅逸之就去阳台找衣架晾了。夏日的太阳落山很晚，现在才5点多钟，阳光依然很刺眼。

梅逸之晾好衣服后，觉得口里有些干，就去厨房找水喝。可唯一的一个暖瓶中也空空如也。好在这套房里煤气灶什么的都还挺齐全，梅逸之就拿了个铝壶烧起水来。

“在干吗呢？我头有些晕，你过来陪我说会儿话吧。”邹慧在里面卧室道。

梅逸之答应了一声，把水烧上后，就往邹慧的卧室走去。

邹慧这套房子面积不大，除客厅外，还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可用做书房的侧室。上次来时邹慧曾带着他参观过一次，卧室里没什么家具，就一张双人床而已。

梅逸之刚走到卧室门口，脚步就停住了。那邹慧并没有穿上替换的衣